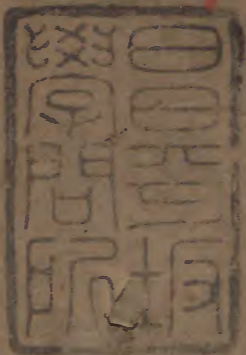


程史

一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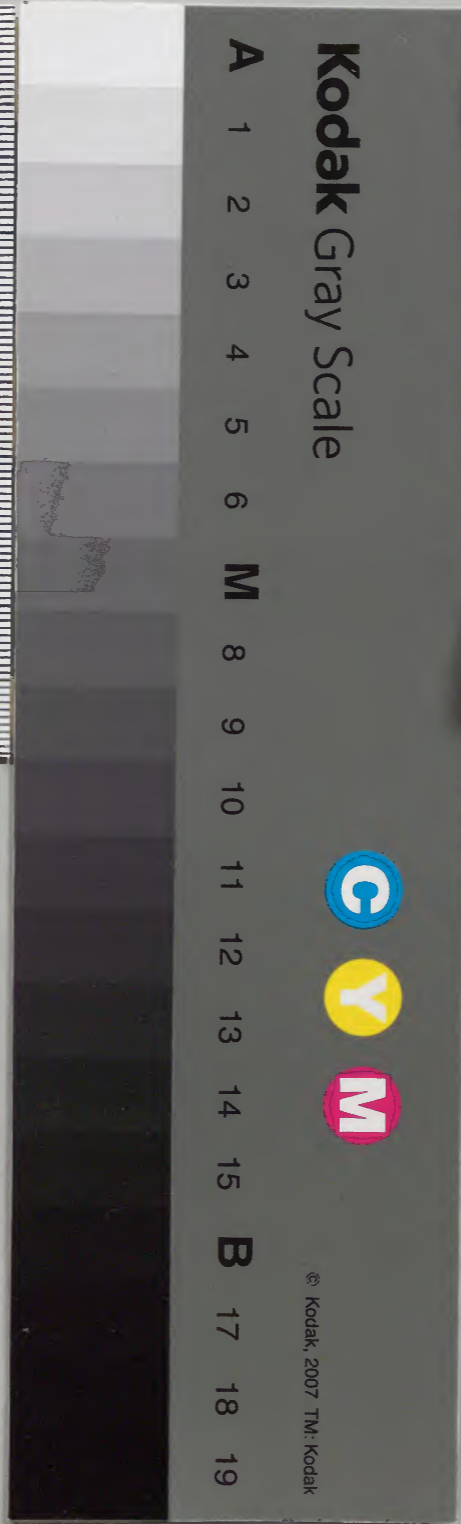


			五	漢
			三	書
			六	門
			四	
四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八			三	書
函			六	
一			四	
六				
架	冊	號	類	

小說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4
冊數	4 (1)
函號	308 196



程史敘

漢書文庫

程史

今湖臬司地宋岳武穆王故宅也嘉靖癸未冬予
自江右來總司事循其遺跡則水監之亭孀娥之
井存焉而金佗之編與程史諸典籍足徵也水監
今爲祠以祀

國初犯難王公嗚呼武穆之冤百世所楚不得乎人
亦已甚矣貞誠所格天固罔違我君子也身及未
幾聞孫克世彪炳蔚煥有如斯焉蓋人謀之不臧
值天之未定耳天道不貳人謀靡常人邪將何所
不至天而克定不可以力移也唯不可以力移也

則奕世而下有亦齋者作以昭其順矣乃秦氏之
族則泯焉無聞嗚呼忠孝臣子所自成也匪忠非
臣匪孝非子天胡惜焉武穆父子貞心淑止可無
論矣辭命著述飭武達忠天子唯全是周茲德嗚
呼孝娥之烈天爲之也盛其忠也亦齋之賢天爲
之昭其忠也千載而下官是師是思齊興起烈烈
王公允弗有忝焉亦天以流武穆之風也司憲者
將軌物是率天命是度舍是其何所事哉是用重
錄程史校而刻之固以觀宋治之槩亦以昭岳氏
有人也爰附之本傳以論其世著述以考其文而
井之銘祠之記皆得列焉有人心者亦將有感於
斯編嘉靖乙酉二月朔日桐溪錢如京公溥敘

程史題辭

程史一書宋末岳先生珂之所著也所載皆當時
史書不及收者暨賢達詩文世俗謔語或倨奇峻
怪之事不純於史體故曰程史示止備私居紀述
爾其大意則皆有所謂而非徒然者也然觀其論
識高致辭藻雄深則其所負之材學亦槩可想
舊板刻於浙之嘉興脫落既多讀輒中廢訪求每
恨未見其全者近奉

朝命來按廣東大叅姑蘇劉公欽謨問學該博良由
富蓄忽出善本嘗經雲間陳璧文東先生批點者

爲之欣然若攻值玉初志竟得遂命翻登諸梓與
同好者共之按史岳武穆王五子雲雷霖震霆先
生霖之子也仕至嘉興知府又有愧郊錄亦傳於
世武穆忠肝義膽直節勁氣與日月爭光與山川
齊久而又有賢孫如是是書之傳文章之顯將與
厥祖之名同不朽歟時

成化十一年乙未正月元日建安江沂題

程史序

亦齋有程焉介几間髹表可書余或從縉紳間聞
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徧已則命小史錄
臧去月率三五以爲常每竊自恕以謂公是公非
古之人莫之廢也見聵者不若身歷勝口者不若
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彼狗時者持諛以售其
身或張夸以爲隆或溢厭以爲洿言則書書則疑
疑則久而亂真天下誰將質之茲非稗官氏之
辱乎況戲笑近諛辭章近雅辯論近縱諷議近約
若是而不屑書殆括囊者夫金匱石室之臧蕘夫

野人之記名雖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稍裒積
爲編載筆者聞而譏之曰嘻今

朝廷設官盈三館大槩皆汗青事詳覈備記載以三
長舍毫閣筆猶孫其難而莫之敢議也彼齊東者
何爲哉子幸生天下無事時竄竊粟縣官進不得
策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隱几全其忘言之真咕
咕徒取棟牛累於世無毫髮益而猶時四顧出啄
木畫誠可笑詆余無以復則指其程曰汝將多言
日腹如五達之交午乎汝將嘿嘿養元如老聃之
柱下乎人言勿卹汝姑謂汝將奚擇程答然不應

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爲序嘉定閏逢閏茂歲
圍如旣望珂序

程史目錄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卷第一 十二則

張紫微原芝

藝祖禁讖書

徐鉉入聘

石城堡寨

湯岐公罷相

南陔脫帽

張元昊昊

王義豐詩

琵琶亭術者

汴京故城

施宜生

晉益杆

卷第二 十四則

行都南北內

犇麤字說

李順吳曦名識

隆興按鞠

東坡屬對

富翁五賊

太學祭齋碑

泉江三地名

牧牛亭

黠鬼醞夢

望江二翁

劉改之詩詞

金華士人滑稽

賢已圖

卷第三 八則

歲星之祥

梓潼神應

機心不自覺

館娃浯溪

天子門生

姑蘇二異人

趙希光節槩

稼軒論詞

卷第四 九則

壽星通犀帶

周夢與釋語

鄭廣文武詩

九江二盜

葉少蘊內制

宣和御畫

乾道受書禮

一言悟主

蘇葛策問

卷第五 十三則

劉觀堂讀赦詩

部胥增損文書

看命司

宣和服妖

安慶張寇

陽山舒城

宸奎堅忍字

何處難忘酒

見一堂

義駒傳

鳳凰弓

大小寒

趙良嗣隨軍詩

卷第六 六則

汪革謠讖

鐵券故事

鴻慶銘墓

蘇衢人妖

快目樓題詩

記龍眠海會圖

卷第七 五則

吳畏齋謝贄啓

楚齊僭冊

優伶談語

嘉禾篇

朝士留刺

卷第八 十二則

九江郡城

日官失職

紫宸廊食

阜城王氣

袁孚論事

鸚鵡諭

月中人妖

特牧相衛

解禪偈

玉虛密詞

太歲方位

逆亮辭怪

卷第九 十三則

裕陵聖瑞

狀元雙筆

堯舜二字

正隆南寇

鼈渡橋

燕山先見

蠲毒圓

憲聖護醫

魯公拜後

金陵無名詩

萬歲山瑞禽

王涇庸醫

黑虎王醫師

卷第十 八則

永泰挽章

殿中鵬

劉蘊古

大散論賞書

成都貢院

萬春伶語

山谷范滂傳

紫巖二銘

卷第十一 八則

李白竹枝詞

蟻蝶圖

周益公降官

番禺海獠

王荊公

尊堯集表

三忠堂記

臨江四謝

卷第十二 十二則

王盧溪送胡忠簡

秦檜死報

呂東萊祭文

猫牛盜

味諫軒

龍見赦書

丹稜巽巖

鄭少融遷除

沙世堅

淮陰廟

金鯽魚

張賢良夢

乾坤鑑法

卷第十三 六則

范碑詩跋

晦庵感興詩

武夷先生

任元受啓

冰清古琴

選人戲語

卷第十四 五則

陳了翁始末

八陣圖詩

開禧北征

泗州塔院

二將失律

卷第十五 八則

淳熙內禪頌

愛莫助之圖

慶元公議

楊良議命

獻陵疏文

李敬子

黃潛善

郭倪自比諸葛亮

程史目錄

程史卷第一 十二別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張紫微原芝

高宗覽婁陟明寅亮之議 垂意 祖烈 詔擇秦

支竝建二王邸 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歲芝生

太宮百執事多 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

文曰原芝 紹興二十四年芝生于 太廟楹當

仁宗 英宗之室 詔羣臣觀瞻奉表 文德殿賀

既二年芝復生其處校書郎臣張孝祥作原芝曰非

天私我 有宋我 祖宗在天篤丕祐于子孫明告

之符於惟欽哉在昔 仁祖登三咸五以天下為公
授我 英宗以永我基祚於惟欽哉我 聖天子躬
濟 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 大本未立 社
稷 宗廟之靈亦靡克寧響有燁茲芝胡為乎來天
惟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曷不于他乃
廟產旃曷不于他于 二宗之室曷不于他再歲再
出於惟欽哉天意則然我 祖宗之意則然於惟欽
哉小_臣敢告我 聖天子告我 聖天子承天之意
承 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貳紛以貳起辛伯
有言惟貳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貳之懼敢

告 聖天子為萬世利蠢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
思惟我 聖天子言有一得以禪吾 國萬死奚恤
渠敢愛死而畏越厥職 上得之喜即 擢為南宮
郎於是 內廷始漸有所別迄于建 儲云

藝祖禁讖書

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
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至以徧名其子而
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 宋興受命之符尤為著
明 藝祖即位始 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
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間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

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 奏因言犯者至
衆不可勝誅 上曰不必多禁正當混之耳乃命取
舊本自巳驗之外皆柰其次而雜書之凡爲百本使
與存者竝行於是傳者懵其先後莫知其孰譌間有
存者不復驗亦棄弗藏矣 國朝會要 太平興國
元年十一月諸州解到習天文人以能者補靈臺謬
者悉黥流海島蓋亦障其流不得不然也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聞 中朝而騎省鉉
又其白眉者也會修述職之 貢騎省寔來及境例

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
請于 藝祖 玉音曰姑退朝 朕自擇之有頃左
璫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
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
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繇薄弗獲已竟往渡江始
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
省叵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旣無與之臚復者亦
劾且默矣余按當時陶竇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
辯騁詞庸詎不若鉉 藝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
此耳其亦不戰屈人兵之上策歟其後 王師征包

茅于煜騎省復將命請緩師其言累數千言 上諭
之曰不須多言江南亦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
豈容他人鼾睡邪大哉聖言其視騎省之辯正猶螢
爝之擬羲舒也騎省名甚著三徐者近世或槩爲昆
第余 嘉定辛未在故府樓宣獻鑰嘗出手編辨鸞
岡三墓余謝不前考後讀周文忠必大游山錄有衛
尉卿延休騎省鉉內史錯蓋父子甚明而余已去
國不復得請益云

石城堡寨

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爲天闕復築石頭城于右宿師
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多疑以
爲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父亮嘗上書乞 移都
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新
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以
守則不費侯景輩數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
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木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遜
余嘗親歷其地其說皆是第指古臺城所在要未有
明據亦出臆度自清涼寺而上皆古石頭頽墉猶可
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楊文節
萬里持漕節嘗有詩曰已守臺城更石城不知併力

或分營六師只合環天闕一壘真成借寇兵向者王
蘇俱解此冤哉隗協可憐生若言虎踞渾堪倚萬歲
千秋無戰爭其旨明矣 淳熙乙未郭棣帥淮東築
維揚城又旁築一城曰堡寨地皆砥平相去餘數里
雖牽制之勢亦不相及竟不曉何謂猶不若石城之
得失相半也

湯岐公罷相

湯岐公

思退

相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以熈言罷

洪文安

遵

在翰林當直例作平語諫官隨而擊之以

祠去

孝宗朝再相

隆興二年復罷文安之兄文

惠

適

適視草焉又作平語侍御史晁

公武

亦擊之文

惠請外

上曰公武言卿黨思退朕謂平詞出

朕

意固卻其章仍徙戶侍矣蓋其相

兩朝再罷相乃

累洪氏二兄弟先後若出一轍可笑如此岐公中詞

科時與文敏

邁

實同年云

南陔脫帽

神宗朝王襄敏

韶

在

京師會元夕張燈金吾弛夜

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

宋

第十三方能言珠帽

襖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

上方御樓薌雲綵鼇簫

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馭皆

恒擾不知所為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白請
捕襄敏訝其反之亟問知其為南陔也曰他子當遂
訪若吾十三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
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
家人驚喜迎拜 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
夕也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
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也亟納珠帽于懷適內家
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幃呼焉中大人悅其
韶秀抱寘之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為宜男之祥
上問以誰氏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

上顧以占對不凡且歎其早慧曰是有子矣令暫留
欽聖鞠視 密詔開封捕賊以聞既獲盡戮之乃
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襄敏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
萬其機警見於幼年者已如此南陔來自號 政和
間有文聲敢為不詘充其幼者也余在南徐與其孫
遇游傳其事

張元昊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遊塞上覘
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耻於自售放意詩酒
語皆絕豪嶮驚人而邊帥叅安皆莫之知俟無所適

聞夏酋有意窺 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昊來飲此樓邏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憇執之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邪時曩霄未更名且用 中國賜姓也於是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實元西事益始此其事 國史不書詩文雜見于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容齋三筆其爲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酋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王義豐詩

王^阮者德安人仕至撫州守嘗從張紫微學詩紫微罷荊州侍總得翁以歸偕之游廬山暇日出詩卷相與商確自謂有得山南有萬杉寺本 仁皇所建奎章在焉紫微大書二章其一曰老幹叅天一萬株廬山佳處著浮圖祗因買斷山中景破費神龍百斛珠其二曰庄田本是 昭陵賜更著官船載 御書今日山僧無飯喫却催官欠意何如阮得此詩獨憮然不滿意曰先生氣吞虹霓今獨少卑之何也紫微不復言送之江津別去纔兩旬而得湖陰之計矣紫

微蓋於此絕筆阮是時亦自有二十八字曰昭陵
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
川草木至今春紫微大擊節自以為不及既而復過
是寺又題其碑陰曰碧紗籠底墨纔乾白玉樓中骨
已寒淚盡當時聯騎客黃花時節獨來看亦紆徐有
味云阮所作詩號義豐集刻江洋其出於藍者蓋鮮
校官馮椅為之序

琵琶亭術者

淳熙己酉

孝宗

哲文倦勤

詔以北宮為重華宮

光

宗既登極羣臣奉表請以

誕聖日為

重明節如

故事時先君召還省闈過鄉邦維舟琵琶亭新暑初
裊小憇亭上有術者以折字自名過焉因漫呼問家
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忽作而曰近得邸報乎
重華 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日兆在是矣先
君掩耳起亟以數環謝遣之既而甲寅之事果如其
言此與 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
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偶然也

汴京故城

開寶戊辰 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
曲焉耆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面

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 上覽而怒自取
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圈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
築故城卽當時遺迹也時人咸罔測多病其不宜於
觀美 熙寧乙卯 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鑿苑中牧
豚及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墀而已及 政和
間蔡京擅 國亟奏廣其規以便 宮室苑囿之奉
命宦侍董其役凡周旋數十里一撤而方之如矩墉
堞樓櫓雖甚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迄
功第賞侈其事至以表記兩命詞科之題槩可想見
其張皇也 靖康胡馬南牧粘罕幹離不務鞭城下
有得色曰是易攻下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
引直一砲所望一壁皆不可立意以此失守 沉幾
遠睹至是始驗 宸筆所定圖承平時藏秘閣今不
復存

施宜生

施宜生福人也少游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鱸
堂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余善風鑑子有奇相故
欲驗予術耳歸他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
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扣之僧出
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

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訂建劔宜生心欲以嚴莊尚讓自期而未脫諸口聞其言大喜杖策徑謁于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亟尊用之亾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渡江至秦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擅魚鹽之饒宜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告不然且捕汝于官宜生不服曰我服傭事惟恭主人乃爾寘疑請辭而已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余日者燕客執事咸駿而汝獨孫諸儕撤器有噫聲若歛然不怡此魚服而角也我固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寘生我不敢匿遂告之繇翁曰官購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北策之良也從之翁贖之金隱之衲至寺服緇童之服以求納主僧者出儼然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橈夜濟宜生于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耳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何必得志毋忘 中國逾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行遂殺一人于道而奪其符以至于燕上書自言道

國虛實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
自業虜有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試連捷逆亮時
有意南牧校獵國中一日而獲熊三十六廷試多士
遂以命題益用唐體宜生奏賦曰聖天子講武功雲
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覽而喜擢爲第一不
數年仕至禮部尚書 紹興三十年虜來 賀正旦
宜生以翰林侍講學士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定
燕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盟方堅 國備
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 上意不深
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三微問其的宜生顧其
介不在旁忽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問筆扣
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警及高景山告纛而我麤
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
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
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僧踪跡有異淮
人能言之出入兩境如跳河輕財結客又有至術髡
而俠者也逆而顯順而戮豈其相然邪惟理於先一
折枝而贖其惡固神理之所不容也 國史逸其事
余聞之淮士臧子西如此

晉益杼

余居負山在湓城之中先君未卜築時嘗爲戎帥皇甫斌宅斌歸于袁虛其室山有堅土凡布之塗墍版築咸得而畚致之無孰何者遂罄其半園中更其壁立余家旣來始厲其禁而山已不支慶元元年五月大雨隕其巔古冢出焉初僅數甍流下其上有刻如瑞草旁著字曰晉永寧元年五月造又有匠者姓名曰張某下有文如押字隸或得之以獻莫知所從來居數日而山隕聖周半墮骨髮棺槨皆無存矣兩旁列瓦盃二十餘左壁有一燈尚熒熒取之卽滅猶有油如膏見風凝結不可挾盃中有甘蔗節它皆已

此即作
方切

化有小甕餅如硯滴竅其背爲蝦蟇形製甚朴足下有一瓦盆如褻器有銅帶數銙髹合餘者一片傳木如鐵有半鏡一銅盆絕類今洗羅殊無古制庭中有雙魚盆底有四環附著不測其所以用一銅杆穴底與市井庖人汁器同制每甕著年月姓名如先獲者環聖皆是碣曰晉征虜將軍墓余旣哀而揜之旣數日復雨山無址竟埋焉余考晉書永寧蓋惠帝年號距今九百餘載是時蓋未有城郭征虜之名漢雖有之在晉以此官顯者不著於史又無名氏可見甕範必有字古人作事如此不苟押字之制世以爲起於

此即晉
亭臺也

唐韋陟五朶雲而不知晉已有之余固疑其似而非
又不可強識亦可異也凡物皆腐而燈獨尚明驪山
人魚之說固容有之蕭統文選弔冥漠君文亦有羨
意其般核之所重云陶器以再墮皆碎裂餘或爲親
識間持去盆杆僅在而余侍親如閩留于家丙辰歲
詔禁挾銅者州家大索以輸嚴之神泉監家人懼杆
復借送官獨盆偶積宅所今乃巋然存其出其毀要
必有時亦重可歎也因志于此以俟博識

程史卷第一

程史卷第二

十四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行都南北內

行都之山肇自天目清淑扶輿之氣鍾而爲吳儲精
發祥肇應宅緯負山之址有門曰朝天南循其陜爲
太宮又南爲相府斗拔起數峯爲萬松八盤嶺下爲
釣天九重之居右爲複嶺設周廬之衛止焉舊傳
讖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騫鳳舞到錢塘山明水
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 中
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

就之讖實不然也東坡作表忠觀碑特表出其事而
讖始章 建炎元二之災 六龍南巡 四朝奠都
帝王之真於是乎驗朝天之東有橋曰望仙仰眺吳
山如卓馬立顧 紹興間望氣者以爲有鬱葱之符
秦檜顯 國心利之請以爲賜第其東偏卽檜家廟
而西則一德格天閣之故基也非望挺凶鬼瞰其室
檜薨于位熺猶戀戀不能決去請以其姪常州通判
烜爲光祿丞留涖家廟以爲復居之萌芽言者風聞
遂請罷烜併遷廟于建康遂空其居 高宗將倦
勤 詔卽其所築新宮 賜名德壽居之以膺天下

之養者二十有七年 清蹕躬朝歲時燁奕 重華
繼御更 慈福 壽慈凡四侈鴻名宮室實皆無所
更稍北連薨爲今佑聖觀蓋普安故邸 莊文魏王
光宗皇帝寔生是閭 今上亦於此開甲觀之祥益
知天瑞地靈章明有待斗筭負乘固莫得而妄據云

犇麤字說

王荆公在 熙寧中作字說行之天下東坡在館一
日因見而及之曰丞相牘微窳窮制作某不敢知獨
恐每每牽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姑以犇麤二
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行速於牛今積三爲字

而其義皆反之何也荆公無以答迄不爲變黨伐之
論於是浸闡黃岡之貶蓋不特坐詩禍也

李順吳曦名讖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
月己巳卽蜀王位五月丁巳兩川招安使王繼恩克
成都順就擒 開禧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欵
于虜甲午卽蜀王位丁酉受虜冊二月乙亥隨軍轉
運安丙奉 密詔梟曦于興州說者析順字謂居川
之傍一百八日析曦字謂三十八日我乃被戈較其
卽位受冊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于蜀嘻亦異矣

隆興按鞠

隆興初 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鴟 躬御鞍馬
以習勞事倣陶侃運甓之意時 召諸將擊鞠殿中
雖風雨亦張油帟布沙除地羣臣以 宗廟之重不
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 上親按鞠折旋稍久
馬不勝勦逸入廡間簷甚低觸於楣俠陛驚喘失色
亟奔湊馬已馳而過 上手擁楣垂立扶而下 神
采不動顧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 萬歲蓋與
藝祖抵城挽鬃事若合符節 英武天縱固宜有神
助也

東坡屬對

承平時 國家與遼歡盟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 元祐間東坡寔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首以請于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共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睢盱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邪謹闕而舌 兩朝兄弟邦卿為外臣此固 仁祖之廟諱也使出不意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為坡逆敘使自愧弗及迄白溝往反齟舌不敢復言他

富翁五賊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隣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

曰吾儒不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邪旣魁癸丑多
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註誤繫大理 光宗知其
名特 詔赦之是歲臚傳有因 廷策指時政之失
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鞦入團司同父見之不
悅終期集如始見云

大學祭齋碑

國學以古者五祀之義凡列齋扁榜至除夕必相率
祭之遂以爲爐亭守歲之酌祝辭惟祈速化而已羣
儒執事者帽而不帶以緇代之謂之叨冒爵中皆有
數鴨脚每獻則以酒沃之謂之僥倖凡今世之登科
級者人或竊以此目之則怫然而怒孰知堂堂成均
乃有願而不獲者乎余謂不然蜡狂之戲以弛張觀
之可也余里士柳二聘肄業立禮齋嘗爲余言如此

泉江三地名

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 天聖間皇城使蘇某
者墓後壠中斷田其間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衛
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
斷嶺石門澗有支阜下至落拖山據其支之腰皆田
田中有大畦焉砥平而高可播種石餘曰銅釘坵傳
者謂其地有休符太史嘗占之以聞于 朝有 詔

夷鏟洋故有神工每欲成輒役萬鬼而填之役夫不
得休有宿其傍者聞鬼言以爲所畏者犬吠耳遂烹
羣犬而寘骨焉釘以銅爲書符篆以絕地脉或曰殺
童男女瘞其下爲狀勝是爲童丁說皆不根誕謾然
余嘗親歷其地坵乃一平疇在大阪中支阜之下猶
十餘里所止處初無冢穴安知其所以用洋與嶺俱
隱然有鋤治故跡耕者或謂得骨於故處考之業主
之質劑則地名皆信然殊不可曉清臺考驗近世罕
有精者安一男子謂某所有某氣輒隨而發之戕人
用牲勞民以夷堙詰應於恍惚固 清朝之所不爲

也他所如此名者比比而是要皆山有偶然低窪相
襲而益訛考之載籍皆無所見惟續皇王寶運錄有
唐金州刺史崔堯封用太白山人之說掘牛山黃巢
谷金桶水一事不書於唐史益不經之說而余所書
崇寧鑿阜城主氣僅雜見於野史云

牧牛亭

金陵牧牛亭秦氏之丘壠在焉有移忠旌忠寺相去
五里金碧相照楊誠齋嘗乘輅過之題詩壁間曰函
關只有一穰侯瀛館寧無再帝丘天極八重心未死
台星三點折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

羞今日牛羊上丘壠不知丞相更嗔不復自注其下
云秦暮年起大獄必殺張德遠胡邦衡等五十餘人
不知諸公殺盡將欲何爲奏垂上而卒故有新亭之
句然初節似蘇子卿而晚謬余嘗過其地二剎正爲
其家不檢子孫所撓主僧相繼而逃去有一支位者
主之以寺歸之官刻大碑于門不許其家人之與其
事始稍復振檜墓前隊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
其辭卧一石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爲今
已矣檜在虜不久卽逃歸捷辣實縱之不知何以似
子卿也

黠鬼醞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
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勝旣出輒不利如是者三
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
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殺明燭張博具相與劇
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
下呻呼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
視博方酣幸王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
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王之在坐也執而注
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投

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
觀榜而其名儼然中焉視榜陳于地黯若有迹振衣
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泄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盤
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于
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
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
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
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
甲上曰朱端常聯之者曰唐稟始悟所夢里士怒曰
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侮我邪二事絕相類要
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
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兄外家
能誦傳之嘉定庚午余官故府與勝之爲僚皆親
聞其言

望江二翁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
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
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
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誘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
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

龍斷取費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
議囿豕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木之美而譽之曰吾治
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貲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
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
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
墓上王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
幾子以實告又顧王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
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
鞆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饌醞相與款洽者
幾月語不及他翁旣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

酒五行輦錢緡三百真之昨實纒于筐酌酒于筥而
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
錯愕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
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
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
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
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
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返撐拒詰旦拂衣
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
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

西
報
卷
九

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以少媿乎

劉改之詩詞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韋布放浪荆楚客食諸侯間開禧乙丑過京口余為饗幕吏因識焉廣漢章以初升之東陽黃幾叔機敷原王安世遇英伯邁皆寓是邦暇日相與躋竒弔古多見於詩一罷勝處皆有之不能盡憶獨錄改之多景樓一篇曰金焦兩山相對起不盡中流大江水一樓坐斷天中央收拾淮南數千里西風把酒閒來遊木葉漸脫人

間秋關河景物異南北神京不見雙淚流君不見王勃詞華能蓋世當時未遇庸人耳翩然落托豫章游滕王閣中悲帝子又不見李白才思真天人時人不省為謫仙一朝放迹金陵去鳳凰臺上望長安我今四海游將徧東歷蘇杭西漢沔第一江山最上頭天地無人獨登覽樓高意遠愁緒多樓平樓平柰爾何安得李白與王勃名與此樓長突兀以初為之大書詞翰俱卓犖可喜囑余為刻樓上會兵事起不暇也又嘉泰癸亥歲改之在中都時辛稼軒弁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輅者因

傲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緘往下筆便逼真其詞曰斗
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
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
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
來圖畫裏崢嶸樓觀開看縱橫一澗東西水遶兩山
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
梅蓬萊閣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辛得之大喜致餽
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酬倡疊疊皆似之逾喜
垂別調之干縉曰以是爲求田資改之歸竟蕩於酒
不問也詞語峻拔如尾腔對偶錯綜蓋自唐王勃體
而又變之余時與之飲西園改之中席自言掀髯有
得色余率然應之曰詞句固佳然恨無刀圭藥療君
白日見鬼證耳坐中烘堂一笑旣而別去如崑山姓
某氏者愛之女焉余未及瓜而聞其訃以初後四年
來守九江以憂免至金陵亦卒游從歷歷在目今二
君墓木拱矣言之於邑

金華士人滑稽

葉丞相衡罷相歸金華里居不復問時事但召布衣
交日飲亾何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
死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人在下坐作而對曰

佳甚丞相驚顧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
相竟不起王中父觀之宰德化暇日為余戲言士人
姓金滑稽人也

賢已圖

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畫山谷出李龍眠
所作賢已圖博奕擲蒲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七人方
据一局投筮盆中五皆娘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
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立纖穠態度曲盡其妙相與
歎賞以為卓絕過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
士顧乃效閩人語邪眾咸怪請其故東坡曰四海語
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不
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
而服

而如
安當平六而寒平音八疑口何外諧知問之亦笑
音言六音合口卦聞音限疑口今益中音六一餘不
士亦以英閩人諧喉衆氣必請其姑東姓曰四武諧

程史卷第三 八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歲星之祥

建炎庚戌狄騎飲海 上躬御樓船次于龍翔秋

駐蹕會稽時虜初退師尚宿留淮泗朝議凜凜懼其

反旆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范丞相 宗尹 薦朝散大

夫毛隨有甘石學有詔赴 行在所隨入對言按漢

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

合于房房心宋亳分也周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

行與日合于柳留于張柳張河洛分也故湯征無敵

餘慶馳行猶及微子武王定鼎郊廓而周公迄營成
周四方以無侮今年冬歲當躔而興 宋自此虜必
不能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自治願修政以應天
道 上大喜既而果不復來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
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虜且送死 詔以問太史考
步如言陳文正 康伯 當 國請以著之親征詔書故
其辭有曰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勲鬪士倍於
晉師當決韓原之勝蓋指此是冬亮遂授首二事之
驗不差毫釐蓋 宋國之號而吳則今 時巡之所
都天意篤悲於是益昭昭矣隨家衢之江山後亦不

顯

梓潼神應

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
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睨力憇
憑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邪曦家素事梓潼自
玠璘以來事必禱有驗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
已被赭玉謁焉因告以逆且祈十年之修永神不答
第曰蜀土已悉付安丙矣既寐大喜謂事必遂時安
以隨軍漕在魚關驛召以歸命以爰立安顧逆謀堅
決觸之且俱靡惟徐圖可以得志不得已諾之猶辭

相印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居踰月而成
獲嘉之績梓潼在蜀著應特異 紹興壬子瀘人殺
帥張孝芳蓋嘗正晝見于閱武堂逆黨恇潰以迄
天誅相安之夢得之蜀士瀘之變在京魏公鍾帥蜀
時 慶元己未余在 中都親聞之其他蓋不可縷
數云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願指所欲爲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
尹天府民間以乏見鏹告貨壅莫售日嚚而爭因白
之檜檜笑曰易耳卽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趣者絡
繹奔而來亟諭之曰適得 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
夾錫樣鑄一緡將以進入盡廢見鏹不用約以翌午
畢事院官不敢違唯而退夜呼工輔液將以及期富
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粟物賈大昂泉溢于
市旣而樣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揆閣前有榴每
著實檜嘿數焉忽亾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
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甚佳去
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寤根
於心雖嵬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歎也

館娃活溪

靈巖中宮爲蘇永勝槩弔古者多詩之近世王義豐
 楊誠齋爲之賦植意卓絕脫去雕篆哇畛余得之王
 英伯錄藏焉義豐賦館娃曰泛浮玉之北堂得館娃
 之遺基從先生而遊焉揖夫差而弔之或曰是可唾
 也奚以弔爲哉夫沈湎以喪國固君人之失道然而
 有鐘鼓者胡可以弗考聞管籥者民喜而相告苟厥
 妃之當愛惟恐王之不好矣是則女樂亦可少乎必
 曰夏有姝喜商有妲已周有褒姒而吳以西子苟求
 其故未必專於此也齊有六嬖威公以興正而不譎
 聖人稱焉非夫九合一匡之業得仲父以當其任則

批不合
 殺于胥

其一已之內少有以自適者舉不足以害成邪關大
 夫進夏德豈昏微子得政商豈穢聞蘇公家父竝用
 則烽火豈得安舉子胥不見戮則吳之離宮別館至
 于今可存抑夫差之資異在列國亦翹楚一戰而越
 沮再會而諸侯懼使僅得一中佐置雙翼於猛虎惟
 自剖其骨鯁而放意於一女敵乘其間無以外禦杯
 酒之失何足問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此士不遭
 殺夫差不可愚苧羅之姝適足爲我娛胡得而竊吾
 之符榮楯可居適足萃吾廬胡足以隳吾之都惟忠
 良之旣誅始猖狂而自如臺兮姑蘇舟兮太湖食兮

繪鱸曲兮棲烏宿兮嬪嬙修明兮夷光二八兮分明
捧心兮專房徑兮採香爨兮響廊笑倚兮玉床柰樂
今東方稻蟹種兮不遺爭盟兮黃池無人兮箴規有
仇兮相窺至德之廟遂爲禾黍悉陂池與臺榭倏一
變而梵宇入笙歌於海雲令聲鐘而轉鼓儼麋鹿之
容與瞰僧儀而觀覩駭越壘以在望奚五戎之閱武
松引韻以嗚咽柳顰眉而凝佇山黯黯兮失色水洶
洶兮暴怒追此謬於千里本差之於毫釐譬之養生
捐其良醫逮疾作於中夜惜藥石之不知志士仁人
所爲太息於斯焉蓋嘗反覆于此竊謂種蠱亦可哂

也勾踐方明舉國以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此衆
戰何伐不定何至假負薪之女爲是可耻之勝哉始
其土城誨淫自君終焉五湖合懽其臣青溪之典不
正金谷之義不立悠悠扁舟遂其全璧使之脫鼎中
之魚而羣沙頭之鷺返邪溪之蓮而吐洞庭之橘竊
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越則陋矣吳亦太庸
士目旣抉夫誰納忠可辜人之亾已其自反而責躬
乎公旣然雍相與歛容起視四山之中覺蕭蕭兮悲
風誠齋賦浯溪曰予自二妃祠之下故人亭之旁招
招漁舟薄遊三湘風與水兮俱順未一瞬而百里

批謂殺
子胥

兩峯之際天儼離立而不倚其一怪怪奇奇蕭然若
仙客之鑑清漪也其一蹇蹇諤諤毅然若忠臣之蹈
鼎鑊也怪而問焉乃浯溪也蓋唐亭在南嵒臺在北
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下則清潭無底而正黑飛鳥
過之不敢立迹余初勇於好奇乃疾趨而登之挽寒
藤而垂足照衰容而下窺余忽心動毛髮森豎乃蹟
故步還至水滸削苔讀碑慷慨弔古倦而坐於釣磯
之上喟然歎曰惟彼中唐國已膏肓匹馬北方僅或
不亾觀其一過尚父日殺三庶其人紀有不戮矣夫
曲江爲篋中之羽雄狐爲明堂之柱其邦經有不蠹

批過恐
作過尚
恐作不

矣夫水蝗稅民之畝融豎樵民之髓其天人之心有
不去矣夫雖微祿兒唐獨不隊厥緒哉觀馬嵬之威
垂渙七萃之欲離殪尤物以說焉僅平達於巴西吁
不危哉嗟乎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也靈武之履
九五何其亟也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
雖然天下之事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使夫謝奉冊
於高邑將稟命於西帝違人欲以圖功犯衆怒以求
濟天下之士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蓋天賦不
可以復祈人潰不可以復支何哥舒之百萬不如李
郭千百之師推而論之事可知矣且士大夫之捐軀

以從吾君之子者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踐台斗而盟帶礪也一復蒞以耄荒則夫千麾萬旟一呼如響者又安知其不掉臂也邪古語有之投機之會間不容穽當是之時退則七廟之忽諸進則百世之揚鱗嗟肅宗處此其實難為之九思而未得其計也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駛於箭回瞻兩峯江蒼茫而不見義豐賦中稱先生蓋時從范石湖平原次山大游誠齋則以環轍湘衡過顏元碑下耳二地出處本不倫筆力到處便覺夫差肅宗無所逃罪獨恨管子趨霸之說不可以訓如為唐謀則忠今兩制中皆無此刻而醒夢複語往往滿壁間云

天子門生

盤石趙達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

故事召歸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息趙至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致檜顧吏囁嚅語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母佛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冰山足恃乎勸者縮頸反走吏不得已歸猶不敢

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殺趙達如獮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邪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隸輩而先張本于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頗多與宮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亟詔兼官朱邸繼復召對擢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上意益欲以此破前謗趙之未召寔爲東川僉幕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爲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啓緘擲几下旣而符氏子不預榜總因以他事捃撫之甚峻然卒不能溲趙之介特有守益已見於初筮云

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蓑衣曰欽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何本淮陽胸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世爲鼎族遭亂南來寓于郡嘗授業于父已能文一旦焚書裂衣遁去人莫之知旣乃歸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

驗卧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洩焉郡至吳江
五十里往反不數刻人固訝之會有一瘵者拜謁乞
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蓑可瘡病亦有
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稍敬異之 孝宗
在位忽夢有蓑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詰
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左璫時 上意頗崇緇抑黃
弗深信也居月餘 成恭后上仙 莊文繼卽世璫
因進勉釋而及之意欲以驗前定寬 上心 上矍
然憶昨夢輟泣而歎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
其人它日固未敢言因道其所爲 上大驚有 詔

諭遣不至 上嘗燕居深念以規恢大計累年未有
所屬且 坤儀虛位圖所以膺佐餒承顏之重者焚
香殿中默言曰何誠能仙顧必知 朕意遂授璫以
香茗曰汝見何則致贊而已問所以來則曰 陛下
自禱我不及知視其何以復 命璫承 命惟謹何
忽掉首吳音曰有中國人卽有蕃人有日卽有月不
須問趣之去旣復呼還曰所問者姓我猶忘之但言
朱家例子不可用也使者歸奏 上曰是能知我心
遂 賜號通神先生築通神菴于觀之內 親御寶
跗書扁以寵之已而 成肅正中宮歸謝氏蓋 本

朝故事惟 欽成本姓崔後育任氏朱氏旣而惟從
朱姓不復歸 上意嘗欲以爲比而未決也北伐之
議亦少息焉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旣燬欲試其
驗羣造其廬拜且白之何從求疏軸王者謾以與何
笑曰來日自有施者至午而使者果來旣答則曰我
不能入 覲以此累使者 上聞而益竒之會浙西

趙憲

伯驥

亦爲之請遂

肆筆金闕寥陽殿額出

內帑緡錢萬繪事一新以答其意 上每歲以璫將
命卽其居設干道齋合雲水之士 施予優普一歲
偶踰期咸訝而請亟起于卧搖手瞬目而招之曰亟
來亟來璫是日舟至平望乃見何在岍滸招而呼踵
廬言之衆白何固未嘗出也因言所以其狀良是欲
道僧者實本穉人爲兵家子 有所遇何舊與之友
狎不知幾何時髡而髻曰似道似僧故曰道僧狀不
慧而言發竒中與何頡頏好蕩游市井間見人必求
錢止於三隨即與之貧者何旣不趨 召宅日璫或
薦道僧 上欲見之何挽呼不使去曰是將捉汝縛
汝監汝不容汝來矣道僧竟來見于 內殿不拜所
言不倫 上狎之使出入勿禁且命隨 龍人元居
實總管者館之元懼其逃猝無以應 上命果日使

十人從之所至不舍踰年歸見何何以杖詬逐之至
死訖不與接一談重華倦勤復使召之不肯就
邀守萬端三年而致之紹熙甲寅春道僧入北
內坐榻前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璫或笑顧曰
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邪相與罔測亦莫以爲意至
季夏八日而至尊厭代矣編素如言焉二人勇於
啗肉食至十數斤獨皆不飲酒亦不言其所以然也
何又能柰寒暑余兄周伯言有元某者丙午歲七十
矣嘗言自少角見之顏色無少異蘇有妄道士日從
之游將倣其爲何不怒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道士
不能借慙而去余兄往見之頗能言宦歷所至酷不
喜韓子師方爲守千騎每來則提擊而罵之亦有人
所不堪者子師素嚴厲於此不以爲忤也道僧先數
年卒何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洪文敏夷堅
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雖微不同要皆履竒行怪
有不可致詰者故著之

趙希光節槩

吳畏齋獵諭蜀有邛守楊熹者頗從輜軒狃所聞因
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余兄德夫時從幕府得其
書以示余楊之言曰趙昱字希光淳熙宰相衛公

本史

批汎掃
是酒掃

雄之子少苦學以司馬周程氏爲師每謂存天性之
謂良貴充諸已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
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歷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
此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
改先是衛公相 孝宗皇帝一日奏事 上從容語
及鄭丙曰鄭丙不曉事同他吳挺乃云小孩兒解甚
底衛公曰以大將比小兒丙誠不曉事然以臣見挺
雖有所長亦有所短 上曰何故公曰爲人細密警
敏此其所長然敢於欺 君父又恃其儉巧而愚弄
士大夫此其所短但 朝廷用之不得其地 上曰

批檢息
蕪反

何謂不得其地衛公曰往年恢復至德順中原父老
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肩摩袂接悉取免敵錢大失
民望迄以無功中原之人至今怨此子深入骨髓而
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西人又以二父故莫不畏服
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蜀雖名三軍二軍僅當其偏
裨雖 陛下神武御將百挺何能爲然古帝王長慮
却顧爲子孫萬世之計似不如此 上大感悟後挺
死 朝廷雖略行其言已而復故 開禧丁卯吳曦
僭叛昱每念衛公此語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
初欲買舟順流而東賊以兵守蜀門弗果行於是製

程史

卷三

十一

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亟
貽書成都帥臣楊輔謂逆雛驕豎干亂天紀痛哉

宗社哀哉蒼生此直愚駭無知爲虜所陷逆順昭然
其下未必皆樂從肘腋之間禍將自作事尚可爲因
勸以舉義遂絕粒至於卧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
達於外置一劔枕間每舉欲自刺輒爲家人捍之而
止如是數四終不食而死熹所紀具是不復損益余
生雖晚尚及識衛公父子 紹熙壬子冬先君捐館
于廣余甫十齡護喪北歸衛公以寧武之節來治于
洪余舟過章江亟命幕屬來唁親以文奠焉余已卒

摠宜
箭反弔
矢國也

無時之哭因謁祭下援手言疇昔歔歎不自勝顧余
甚幼遣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頗竒其不憚賞其詞
語而憐其蚤孤也余歸未釋經而衛公薨輜車西泝
余輅希光于琵琶頽然温厚今想見之已足以信熹
之傳時方暑待亭上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以子
午時有所行謝客移數晷乃得見冲澹無競其素也
衛公止一子希光雖重繼體之託亦無訾云

稼軒論詞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隸總
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刺而已余時以乙丑

南宮試歲前泣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
名啓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
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
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
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
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
如皆歎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府事
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巷
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
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庶頗老矣尚能飯否特

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
疵孫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
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稼軒因
誦啓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
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
序嘗以爲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
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
有疑也稼軒喜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
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
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予適乃咏改其

語口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余既以一語
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骫骳欲以家世薦之 朝會
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 瑩中 嘗與余游偶
及此次日攜康伯可順庵樂府一表相示中有滿江
紅作於婺女潘子賤席上者如歎詩書萬卷致君人
番沉陸且置請纓封萬戶徑須賣劍酬黃犢慟當年
寂寞賈長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
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它
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
故本殆不可曉也順庵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

與世傳俚語不同

批此恐是辛讀康詞偶熟不覺用其語耳次非竊也

程史卷第三

卷三

十五

程史卷第四

九則

相臺岳珂撰 十六世孫岳元聲和聲駿聲校

壽星通犀帶

德壽在北內頗屬意玩好 孝宗極先意承志之道
時罔羅人間以共怡顏會將舉 慶典市有北賈攜
通犀帶一因左璫以進于 內帶十三鏐鏐皆正透
有一壽星扶杖立 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
日 壽卮之侑賈索十萬緡旣成矣傍有璫見之從
賈求金不得則撻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
之首且詰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

物也亟宜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余按會要開寶九年二月十九日召皇弟晉王及吳越國王錢俶其子惟濟射苑中俶進御衣金器壽星通犀帶以謝帶之著於前世者僅此一見耳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龜賦與計偕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嘉泰辛酉永嘉周夢與呂齡宰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者弗報贊以啓束裝而俟又弗報怒而索其贊余適謁琴堂坐間夢與口占授札吏復之曰伏承

寵翰見索長牋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硯生塵未免紆遲之咎趙客有辭而取璧楚人敢訝於亾弓所恨具舟已及瓜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冀恢洪以基光大畢緘顧余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去聞者白之曰正自乏楮君就席以爲室間書度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號牧齋精史學議論疊疊起人意表噐局凝重喜溫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終安豐倅云

鄭廣文武詩

海寇鄭廣陸梁莆福間颿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
 當百官軍莫能制自號滾海蛟有 詔勿捕命以官
 使王福之延祥兵以徼南溟延祥隸帥閩廣旦望趣
 府羣寮以其故所為徧賓次無與立譚者廣鬱鬱弗
 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簷或及詩句廣矍然
 起于坐曰鄭廣麤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
 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般眾
 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坐慙喙章以初
 好誦此詩每日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
 可不知自警乎

九江二盜

吾鄉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觀前畜犬數十皆西北健
 種晨繼昏縱穿窬者無敢睨其藩一日起觀肩鑰有
 異發笈空焉亟集里正視驗跡捕四出杳莫知所從
 居三日始獲之初盜得貲分塗一盜出蛇崗山將如
 顛吉晝日嘗過其下見道傍梅有繁實夜渴甚登木
 而取之有蛇隱葉間傷其指負傷而逃至俟溪則指
 幾如股矣不能去卧旅邸中主人責炊曰予無它藏
 獨餘鋌銀可斧而售既而無礎不可碎歸之盜又出

囊珠主人念山谷間無售者時 德壽宮中貴人劉
奭廬石耳峰下持以求質奭曰姑畀汝萬錢詰朝歸
汝餘金奭已聞周氏之盜意疑其是馳僕示之曰吾
家物也捕于邸賊證一網而得因以跡餘黨如言無
脫者又有馬屠居城東爲偽券亂真歲以其券售舒
蘄間得馬驢驅以歸羨于肆以驚盡復出人但見其
驅至日多售用日侈莫疑其所自來適黃有適寇黃
陂之捕吏卽之疑一夫焉未察夫實盜也覺其意入
肆啜羨坐而袒裼自褻其中呶于衆閔而出捕者以
其變服弗之識也訝其久商于其徒曰吾目見其入
今暮矣杳不再覲是家非橐盜者乎遂偕入搜之盜
則逸去而偽券之印楮簾曰儼然皆存因遂告之官
夫二盜之彰亦異矣梅實偶然而藏虺捕吏無心而
得驗天固以此啓之邪抑稔慝當露適因其所值邪
犬不能吠詰之以繇則曰是夕也以豚蹄傳麻苧雜
草烏烹之犬至輒投苧纏藥噤無復聲者馬驢每至
賤買而售使門庭翕然嗔咽旣非其所仰益可肆於
庶取他日語人曰吾以薄取致厚嘗售之速耳市人
弗覺也此盜亦有道者歟

葉少蘊內制

童貫以左璫幸 大觀間緣開邊功建武康節鉞公

言弗與而莫敢撓也其三年二月將行復洮州賞石

林葉少蘊在北門微聞當遂爲使相懼當視草不能

自免出語沮之蔡元長頗媿於衆論丁酉鎖院迺自

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司徒易鎮鎮洮而已少蘊罷

勉奉 詔制出告 廷鄭華原素不樂少蘊摘語貫

曰葉內翰欺公至託 王言以寓微風貫問其故華

原曰首詞有云眷言將命之臣宜懋旌勞之典凡今

內侍省差一小中官降香則當曰將命修一處寺觀

造數件服用轉官則曰旌勞公以兩府故事爲宣威

麻辭乃爾是以黃門輩待公也又其末云若古有訓

位事惟能德因敵以威懷于以制四夷之命賞祇功

而輕重是將明八柄之權尚書周官分明上面有建

官惟賢一句不使卻使下一句謂公非賢爾祇功輕

重之語亦以公之功止於如此不足直醲賞也貫初

垂涎儀同已大失望聞之頰面徑揖起歸質諸館賓

俾字字解釋而已聽之其言頗符則大怒泣訴于

祐陵納告榻上竟不受其年五月戊午遂以龍學出

少蘊汝州繼又落職領洞霄祠少蘊時得 君甚中

以陰事始克去之華原意以軋異已不知適以張闔

宦之威也少蘊自志其事以余觀之三公論道官雖
曰檢校亦不若終沮以正之均爲一去云洞霄在
中朝從官常蒞之不專以處宰執南渡以後乃不
然也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 高皇朝以詩章應 制與左璫狎適
睿思殿有 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爲卓絕 上時持
玩流涕以起羨牆之悲璫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
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給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
間書一絕于上曰 玉輦宸游事已空尚餘奎藻繪

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
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柰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
上大怒亟取視之 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
王盧溪作 宣和殿雙鵲圖詩曰玉鑲宮扉三十六
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煖鴛鴦
浴 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鵲蜚來東向鳴人間畫工
貌不成 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
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盧
溪與之雖非可倫儼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
而有味云

批若作
落筆生
春聲尤
佳

乾道受書禮

紹興要盟之日虜先約母得擅易大臣秦檜既挾以無恐益思媚虜務極其至禮文之際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逆亮渝平 孝皇以奉 親之故與雍繼定和好雖易稱叔姪爲與國而此儀尚因循未改上常悔之 乾道五年陳正獻俊卿爲相 上一日顧問欲遣泛使直之且移騎兵于建康以示北向會歸正人侍旺未遣虜屢以爲言正獻恐召衆執不可亟奏曰臣早來蒙 聖慈宣問遣使事臣已略奏一二此事臣子素所憤切便當理會屬今者有疑似之

迹彼必以 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爲備萬一先動吾事力未辦淮西城壁未集今不若少遲若專遣使則中外疑惑使者旣行只宜便相聽許猶爲有名苟或未從殊失 國體天下之人以爲 陛下捨其大而圖其小也適蒙 中使降下王弗前此宣 旨本末今遣使不爲無辭臣之愚見欲姑俟侍旺事少定或冬間因賀正使遣王卞偕行先與北館伴議論言朝廷將遣泛使之意或令殿上口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犬羊豈可責以禮度則臣願 陛下深謀遠慮磨厲以須忍其小而圖其大他時翦

除醜類恢復故疆名分自正國勢自強在於今日誠未宜計虛名而受實害也臣淺陋愚暗念慮及此更乞宸衷少賜詳酌天下幸甚上爲少止而終以爲病其秋偕虞雍公允文爰立左右上密求顓對時范石湖自南宮郎崇政說書爲右史侍講天意攸屬明年亟欲遂前事且將先以陵寢爲詞而使使者自及受書以御札問正獻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四十餘年今欲特差泛使往彼祈請依巫伋鄭藻例施行卿意以爲何如可密具奏來正獻復奏曰臣伏蒙中使宣降到御札下咨

臣以遣北朝泛使本末顧臣淺陋豈足上當天問恭讀聖訓不勝感泣仰惟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規恢遠略志將有爲痛祖宗之陵寢未還念中原之版圖未復精誠所感上通於天天祐聖德何功不成此固微臣素所激昂憤切思以仰贊廟謨爲國雪耻恨不卽日掛天山之旆勒燕然之銘然而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亦以爲使者當遣但目前未可恐洩吾事機以實諜者之言彼得謹爲備若鎮之以靜遲一二年彼不復疑俟吾之財力稍

克士卒素飽乃遣一介行李往請所難往返之間又
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師臨我然後徐起應之以逸待
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夫天下之事爲
之有機動惟厥時孔子曰好謀而成使好謀而不成
不如無謀臣之愚暗安知時變不過如向所陳不敢
改辭以迎合 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
倖以上誤 國事疎狂直突罪當萬死惟 陛下憐
其愚而錄其忠不勝幸甚 上不聽正獻遂去 國
范遷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
使兼侍讀丹陽秣開國公爲祈請使以行 上臨遣
之曰 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
屬皆憚行有諸范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求釁不執
則戮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爲不還計心甚安之
玉色愀然曰 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殄
或有之不欲明言恐負卿耳范奏乞 國書併載受
書一節 弗許遂行虜遣吏部郎中田彥皋侍御史
元顏溫迓焉范知虜濃嚴附請決不可達一不泄語
二使不復疑至燕乃夜蔽帷秉燭密草奏具言他日
北使至欲令親王受書其辭云云大昕而朝遂懷以
入初跪進 國書隨伏奏曰 兩朝旣爲叔姪而受

書禮未稱昨嘗附元顏仲李若川等口陳久未得報
臣有奏劄在此措笏出而執之雍會大駭顧諄其宣
徽副使韓綱曰有請當語館伴此豈獻書啓處邪自
來使者未嘗敢爾厲聲令綽起者再三范不爲動再
奏曰奏不達歸必死寧死於此雍會怒拂袖欲起左
右掖之坐又厲聲曰教拜了去綱復以笏抑范拜范
跪如初雍會曰何不拜范曰此奏得達當下殿百拜
以謝乃宣詔令納館伴處范不得已始袖以下望殿
上臣僚往來紛然旣而虜太子謂必戮之以示威其
兄越王不可而止頃之引見如常儀歸館伴果宣旨
取奏去是日綱押宴謂范曰公早來殿上甚忠勤皇
帝嘉歎云可以激厲兩朝臣子范唯唯謝延議方殷
會夏國有任德敬者乃夏會外祖號任令公再世用
事謀篡其國事敗而族蜀宣司故嘗以蠟書通問爲
夏人所獲致之虜庭雍會益怒范朝辭遂令其臣傳
諭詰之范答以姦細之僞不可測退朝而館伴持真
書來印文皦然可識范笑曰御寶可僞况印文乎虜
直其詞遂不竟十月范還虜之報章有曰抑聞附請
之辭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 上於是
知其忠勤有大用意後八年迄叅大政云受書乃

隆興以後盟書大節目故備記其事特詳當時尚他
有廷臣謀議可參見日月尚邇惜乎其未盡聞也

一言悟主

石湖立朝多奇節其爲西掖時 上用知閣門事樞
密都承旨張說爲僉書滿朝譁然起爭 上皆弗聽
范旣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笑不應獨微聲
曰是不可以空言較問者不愜又譁然謂范黨近習
取顯位范亦不顧旣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
猶未下忽請對 上意其弗繳知其非以說事接納
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 榻背 玉色遽厲

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 朝廷尊嚴雖不
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
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侔貳比也 陛下
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 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
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縱俛首
吏民觀聽又謂何邪 上霽威沉吟曰 朕將思之
明日說罷後月餘范旬去 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
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旣而范竟不安于位以集
撰帥靜江明年春說遂申命實 乾道八年也悟
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格猶足爲公議

立赤幟云

蘇葛策問

東坡先生 元祐中以翰苑發策試館職有曰今

朝廷欲師 仁祖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

或至於媮欲法 神考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

流入於刻左正言朱光廷首擿其事以為不恭

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岩叟交章劾奏一時朝

譁然起 宣仁臨朝為之宣諭曰詳覽文意是指

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 祖宗紛

紛踰時始小定既而亦出守 紹聖 崇寧治黨錮

言者屢以藉口迄不少置也 政和間葛文康勝仲

為正司成又發策私試有曰 聖上懋建大中克施

有政忠恕崇厚同符 昭陵綜覈勵精適追 寧考

殆將收二柄而總攬之也今欲嚴督責肅逋慢而無

刻核之迹隆牧養流豈第而無姑息之過諸生謂當

如何其問今見丹陽集中是時語忌最嚴而無一人

指疵之者文康迄位法從哀榮始終二策問語意如

一而禍福迺爾大異是蓋有命也

程史卷第四



大正
三

